

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

羅馬共和国时期

(上)

任炳湘选译

商务印书馆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

羅馬共和国时期

(上)

任炳湘选譯

商务印书館

1962年·北京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1957年10月出版，共印1次，印
3,800册，自1962年12月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 •
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编辑委员会编
罗马共和国时期
(上)
任炳湘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明莊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107號)

新 華 書 店 經 售

崇文印刷厂印裝

統一書號：11017·157

1962年12月新1版

32开787×1032 1/32

1962年12月北，第1次印刷

字數90千字

印張4 $\frac{6}{16}$

印數1—2,000册

定價(9)0.50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編者的話

为了使學生易于接触一些基本的史料和提高高等院校的世界史教學，我們編譯了這套“世界史資料叢刊初集”；同時，我們認為它對於一般學習世界史的人也會有些用處。

所謂基本史料是指在教學中多半會提到的那些原始文獻，因而我們的選材是以原始文獻或具有原始文獻價值的著作為限。

叢刊初期共計三十四個分冊，僅包括世界上古史、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的資料；現代史部分因所須選譯的資料多半不易找到，難于如期分冊完成，暫缺。

每一分冊的數字約為七——九萬。為使有限數字能有助於闡明歷史事件，故選材只能集中在幾個重點，即各分冊中的幾個部分；重點的選譯主要是根據它本身的重要性，但有時也因找不到資料而不得不放棄原所選定的重點。

應當選譯的資料如目前不能找到，暫缺。有時一個分冊已經脫稿才得到最初所要找的資料，為避免一再更改以致延誤出版起見，只好暫時不改。

現代史資料、被忽略的重點以及應選而未能選譯的資料，待將來計劃續集或專書來補充。

這套資料是為配合教學而編譯的。每一文獻的說明及附注例從簡賅。每一分冊末附有譯名對照表。

我們希望讀者指正我們的錯誤，更希望讀者指出并供給應當補譯的資料。

F287/01

本分冊說明

羅馬共和初期的歷史文獻大都早已散失，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不得不依賴比較後來的記載，特別是公元前一世紀以後許多史家的作品，這一分冊的十二件資料即是从這些作品中選出來的。

這些資料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共和初期平民與貴族的鬥爭；選譯了五件史料，說明這歷時一個半世紀的鬥爭實際上就是羅馬氏族制度殘迹消滅的過程。由於平民最後獲得勝利，“氏族的貴族與平民在國家之中不久都完全消解了。”^①這兩個敵視的階層從此結合為一致的自由公民統治階級，羅馬開始迅速的向外發展。第二部分：共和初期羅馬的國家制度；選譯了三件記述當時政治制度和軍事編制的史料，從這裡可以約略看出羅馬國家的階級本質。第三部分：羅馬共和國的對外擴張；選譯了四篇史料，說明羅馬自一個蕞爾小邦變成世界大帝國，是沿着什麼樣血腥的道路前進的。

這些資料是从下列諸人的作品中選出來的：

一、阿庇安(約 A. D. 95—165)羅馬史家，是位希臘人，出生于亞歷山大，著有羅馬史二十四卷，記述自建城起、至維斯帕西安大帝時為止的事跡，現只十卷尚完整，其餘均已殘缺。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六二——一六三頁。

二、波舍尼阿斯 公元二世紀後半叶的希臘作家，著有“希臘記”，記述希臘各地區的历史沿革和風土人情，十分詳盡。

三、波立比阿（約 205—125 B. C.）羅馬史家，希臘人，曾因政治关系長期被拘在羅馬，故對羅馬史事十分熟悉。著有羅馬史四〇卷，現只最初五卷尚完整，其餘均已殘佚。歷來都認為他的記述十分可靠。

四、西塞羅（106—43 B. C.）羅馬著名政治家，出身微寒，仗自己的演說天才逐漸致身通顯，63 B. C. 擔任執政官。他最初屬于庶民派右翼，後來變節為元老派的擁護者，第二次三人同盟成立后被安東尼所殺。流傳至今的作品甚多，為羅馬最著名的散文家。

五、布魯塔克（約 A. D. 45—125）希臘作家，著有作品甚多，最著名者為其“希臘、羅馬名人列傳”，該書以身世大略相似的希、羅名人各一，作傳比較，現存五十二篇。

六、李維（59 B. C.—A. D. 17）羅馬最著名的史學家，著有“建城以來的羅馬史”一四二卷，現在尚存的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幸有一篇完整的“綱要”留傳至今，于此尚可約略窺見全豹。其文辭之典麗、敘事之生動，均為羅馬史家中首屈一指的。

至于採用的版本，主要是下列各種：

1. Appian: "Roman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Whit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1928.
簡稱：阿庇安，“羅馬史”。
2.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H. S. Jon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1918.

簡称:波舍尼阿斯,“希腊記”。

3. Polybius, The Histori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R. Pat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1927.
又: Reading in Ancient History, II, Rome and the west, (by W. S. Davis 1913, N. Y.) 中間所引之 Shuckburgh's translation.
簡称:波立比阿,“羅馬史”。
4. Cicero, De Re Publica, De Legib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inton Walker Key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1928.
簡称:西塞罗,“論法律”。
5. Plutarchus, The Lives of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Dryden,
Modern Library N. Y.
又: John and Langhorne's translation, Scott Library, London.
又: Bernadotte Perrin's translati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1943.
簡称:布魯塔克,“希腊羅馬名人列傳”。
6. Livy, Roman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 O. Fost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9.
又: Rev. Canon Roberts' translation,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26.
簡称:李維,“羅馬史”。

7. Remains of Old Latin, New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 H. Warmingt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1938.

简称：“古拉丁佚文辑”。

目 次

編者的話

本分冊說明

第一部分 共和初期平民与貴族的斗争	1
一 圖里烏司·塞維烏司的改革	1
二 平民第一次撤至聖山	3
三 “十二表法”制訂經過	16
四 “十二表法”断片	32
五 李欽紐司-塞克斯久司法案	36
第二部分 共和初期羅馬的国家制度	46
一 論羅馬的政制	46
二 論保民官	53
三 羅馬的軍事制度	59
第三部分 羅馬共和国的对外擴張	80
一 汉尼拔之战	80
二 第三次布匿战争	102
三 爱米留司·保卢司的凱旋式	120
四 羅馬征服亞該亞同盟	123
譯名对照表	126

第一 部 分

共和初期平民与貴族的斗争

一 圖里烏司·塞維烏司的改革

选自李維“羅馬史”第一卷，第四二及四三兩節。據說：羅馬第六代國王圖里烏司·塞維烏司曾經依照希臘的榜樣、特別是梭倫的榜樣，制定了新制度，創設了按照財產等級為基礎的“百人會議”代替原來僅包括氏族成員的“庫里亞會議”，“這樣，羅馬在王政廢止以前，以個人血統關係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制度便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以地區劃分及財產區別為基礎的真正的國家制度[⊖]。”

於是，他〔指塞維烏司〕又着手干起和平時期所有一切事業之中最最偉大的事業來。正像弩馬是宗教的法令和制度的創設者似的[⊙]，後世便推崇塞維烏司是國內那些類別和等級的建立者，有了這些類別和等級，各種不同程度的身分和財富之間才劃出了明確的界綫。

他創設了“財產調查”〔census〕，對一個將成為巍巍大邦的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最有益的制度，因為利用了它，

⊖ 參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五頁。

⊙ 傳說中之羅馬第二代國王。

就可以分派战时与平时各种不同的负担，不再像以前那样漫无定则，而是比照了各人持有的财产数目了。他通过这种调查，建立了等级和“百人队”〔centuria〕，以及下列它们分类的方法，战时和平时都采用着。

凡有财产达十万阿司〔as〕[⊖]及超过十万阿司以上者，分成八十个百人队，年轻的四十个，年老的四十个，这些叫做第一等级。年老的用以守城，年轻的用以驰驱疆场。要他们自备的武器，包括盔、圆盾、护膝和胸铠，全是铜的，用以护衛他们的身体，他们攻杀的武器是矛和剑。在这一等级之中，还加入两个工匠的“百人队”，他们的任务是制造攻战用的机械，不带武器。

第二等级包括那些财产在七万五千阿司至十万阿司的人，年老的加上年轻的，一共也编成二十个百人队，他们规定的武器和第一等级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铜的圆盾而只有长圆形的木盾，并且也没有胸铠。

他把那些财产低至五万阿司的人编入第三等级，他们也包括二十个百人队，同样分成年老的和年轻的。武器上唯一的不同是他们不戴护膝。第四等级包括的是那些财产不低于二万五千阿司的人，也编成了二十个百人队，他们的武器可不同了，除开一支矛和一支轻矛而外，不再带别的。第五等级比较庞大，编成了三十个百人队，他们带着投掷器、石块和飞矢，他们中间还包括了额外人员，如号手、鼓手等，也编了三个百人队。第五等级是调查财产为一万一千阿司的。其余所有人口，他们的财产在这数目以下的，单

⊖ 阿司：罗马最早的基本货币单位，计重纯铜 0.3359 公斤。后来重量渐减，价值亦日趋低落，第一次布匿战争时，降至原重的六分之一，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又降至四分之一，以后遂成为普通的小钱。

独合成一个百人队，免除了兵役。

这样把步兵的装备和分类规定好之后，他又重新改组骑兵，在国内最有地位的人物中征集了十二个百人队。又用同样方法，另外编起六个百人队（其中只三个是罗马勒司原编的），和第一批使用着神兆所赐的同一名称。至于购买马匹，则从国库中每人拨给一万阿司，为了要饲养它们，又规定了某些寡妇每人每年须纳税款二千阿司。所有这些开支的负担，全从穷人身上移到富人身上去了。

于是，也给了这些富人额外的权利。前代的国王向来只是奉行罗马勒司遗留的法制：规定成年男子参与选举，人人居于同等地位，享有同样权力，塞维乌司却创立了一种分级的办法。因而，虽然没有人被公然剥夺了表决权，所有的表决权却全提到国内有地位的人手中去了。骑士们首先召来进行表决；接着是第一等级的八十个百人队步兵，如果他们的表决存在着分歧——但这是极少有的事——便再安排把第二等级召来，轮到最后一等级表决的机会真是绝无仅有的。……

二 平民第一次撤至圣山

选自李维“罗马史”，第二卷，第二三——三三诸节。图里乌司·塞维乌司改革之后，氏族制度的残迹仍未完全消灭，平民与氏族贵族之间仍留着很明显的界限，还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斗争，氏族贵族才完全溶解到大土地占有者和金钱巨头中间去。在这种斗争中间，平民通常都采取撤出罗马的方式来威胁贵族，据说平民曾经先后撤出过罗马三次，都是以贵族的让步结束的。这里述的是李维所记的第一次撤出的经过。李维的记载，大都是根据前人的报道，略加剪裁而成，对史料的可靠与否不甚

辨別，往往真偽參雜，不能全當做信史，但他的記述無疑的也保存了古代傳說中的最可靠的成分。

……对伏尔西人的一次战争正在迫近的时候，国家又被内部的一场纷争，闹得不可开交。贵族和平民彼此恨如切骨，主要是由于那些债户们的情况已经深陷绝境。他们大声控诉說：当他们在战场上为自由和国家而战斗的时候，却在城内受到了自己同胞的压迫和奴役。他们的自由在战争中反比在和平时时候有保障些，在敌人中反比在自己人中安全些。这种不满情绪，本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厉害，再加上有一个人的触目惊心的灾难一刺激，就变得更加高涨起来。

一位老头兒带着他所遭受到的全部灾难的显明痕迹，突然在市政厅广场出现。他的衣衫满是污垢，他的外表，因为呈现着死尸般的苍白和憔悴，显得分外猙獰可怖，他蓬松的鬚鬚和头髮也使他看起来像一个野人。尽管他已弄到这付不成人样子，但怜悯的傍观者还能辨認得出他是誰。他們說他曾經当过百夫长〔centurion〕，还举出了一些他所有的其他軍中荣誉。他袒开了他的胸膛，露出累累的伤痕，这些可以証明：在許多次战斗中，他都曾担負过光荣的任务的。观众們愈聚愈多，当时已差不多像一个民众會議了。問他：“怎么会变成这付装束的？”“怎么会弄得这种不成人样子的？”他說：当他在薩班战争中服役时，不仅田里的庄稼被敌人蹂躪光了，連田庄也燒光，所有他的财产全被搶劫一空，他的牲畜也被驅走，正在他走头無路、一筹莫展时，战争的捐稅又来摧逼着他，他陷身在债务之中了。这种债务又因为利息很重，大大地增漲起来，先是剝夺了他祖上傳下来的田庄，后来又剝夺了他别的财产，最后，竟像一場瘟疫似的侵染到他的身体上来。他被債主拘走了，不仅陷身为奴隶，而

且被送入地牢中去受苦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于是，他把背上鞭子笞打出来的新鲜伤痕露给大家看。

在看到并听到这一切时，一阵大声的喧嚷沸腾起来。不光在市政厅广场引起了激动，而且散布得全城都是。那些正因债务在带着锁链的人，以及那些已经脱掉了的人，从四面八方集拢来，冲到大街上，吵着要诉请“公民调护”〔*Quiritium fidem*〕[⊖]，人人都热心想打这场不平，一群群的人吵嚷着穿过大街小巷，到市政厅广场来。那些正在市政厅广场的元老们，恰恰碰上这群暴徒的，险些性命都丢掉了，要不是执政官布勃留司·塞维留司和阿庇乌司·克劳底乌司迅速出来弹压了这场乱子，几乎就要发生公开的暴行。激动的群众包围着他们，把自己身上的锁链和别的象征淪落的东西指给他们看。他们说：这些便是他们为国家效力的酬报。他们还嘲笑地提醒执政官他们所参加的许多战役，而且断然地要求（而不是恳请）立刻把元老们召集起来。他们随后又水泄不通地围着元老院的会场，决心由他们自己来担任国家大事的决定者和指挥者了。

只极少数几个正好找得到的元老，被执政官召集了拢来，其余的简直连市政厅广场都不敢来，更别说元老院了。因为到场的人数不满规定数目，所以什么都讨论不起来。这样，人民就开始认为别人在愚弄他们，拖延他们，缺席的元老之所以不在，也决不是因为偶然有什么事或者为了害怕，不过是想使他们的灾难得不到弥补而已；同时他们

⊖ 罗马王政时代及共和初期，公民不服官吏判决时，都有权向人民会议提出上诉（*provocatio*）。后来 449 B. C. 又经执政官瓦雷德司以法律确定起来（*Lex Valeria de provocazione*），仅对独裁官的判决不能上诉，“公民调护”就是申请上诉的法律术语。

認為就連執政官自己也在對他們的苦痛拖延和嘲笑。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時，執政官的威嚴已經不能使憤怒的人民貼然就范；那些沒到場的元老們，因為摸不準究竟是躲開了危險大，還是來了危險大，最後終於也進入了元老院。會場現在滿了，意見的分歧，不但在元老中間存在着，即兩位執政官之中也可以看到。阿庇烏司是一個剛愎暴躁的人，認為事情的解決端賴執政官把他們的權力顯示一下，如果將一兩個人抓來審判一下，其餘的就會安定下來。塞維留司是比較傾向於溫和的措施的，認為當人們的感情激動起來之後，軟化他們比硬挺撞他們來得更安全可靠，更易于見效些。

在這些混亂中間，幾個拉丁騎兵又造成了新的驚惶，他們帶着不安的消息馳進城來。說：一支伏爾西人的軍隊已趕來攻擊都城了。這消息對元老和平民，起着大不相同的作用，自伙里的紛爭簡直把國家分成了兩半。公民們都大喜若狂，他們說：神們準備來懲罰元老們的橫暴了。他們相互告誡，不要去參加兵役，因為大家死在一起總比一個一個地死好得多。他們嚷着說：“讓元老們拿武器打仗去吧，那些得到戰利品的人也應該分擔些戰爭的危險呢！”另一方面，元老們却因為自己的公民同胞和外族所造成的雙重危險，充滿了愁悶，要求執政官塞維留司——他是比較對人民同情的——把國家從各方面來的危險之下解救出來。

他辭退了元老院，接着便跑到平民的議會上去。他在那邊指出：元老院在多么焦急地為平民的利益打算，但是他們對國內最大一部分人（但也只是一部分）的利益的籌劃，却因為國家全体的安全受到了威脅，不得不中斷了。敵人差不多已在他們的城門口，再沒什么事情可以看得比戰爭

更急，即令目前还没有攻来吧，平民如果一定要先取得代价才肯为他们的国家拿起武器，是多么可耻的事呢？而且，逼得元老院因为害怕，而不是出于好心，才来着手策划解救同胞的痛苦，也未免有伤他们的自尊心。他为了要使会议相信他的诚意起见，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将任何罗马公民加以锁链或禁闭，使之不能应征兵役；当一个兵士在军营中服役时，任何人不得扣押或出售他的财产，也不得拘禁他的儿女及孙儿女。

由于这道法令的鼓励，那些在场的债户们，立刻便报名应征，成群的人——现在那些债主们再也无权拘押他们了——都从禁闭他们的房子中跑出来，满城到处奔走，集中到市政厅广场来，举行入伍宣誓。这些人组成了一支极大的兵力，在伏尔西之战中，再也没有比这些人表现得更加勇敢，更活跃些了。……

〔罗马的执政官领了他们一举战败伏尔西人，不久之后又击退了萨班人和奥伦契人。〕

在击败了奥伦契人之后，罗马人因为在不多几天之内便打了那么多胜仗，很指望执政官以元老院的名义所许的那些诺言能够付之实施。阿庇乌司一则因为本性喜欢弄权，再则还想削弱人民对他那位同僚的信任，所以，遇有债户送到他面前来审判时，他都尽可能作了最严厉的判决，凡是曾把自己身体作为担保品的人，现在都一个接一个的被判交给他们的债主，别的人也强迫提供了同样的担保。

一个正碰上这种事情的兵士，便向阿庇乌司的同僚作了上诉，一群人环绕着塞维留司，提醒他自己所作的诺言，还提出他们所服的兵役和所受的创伤来质问他，要求他设法使元老院通过一道法令，不然便以一个执政官的身分来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保障他的人民，或者以一个司令官的身分来保障兵士。这位执政官是同情他們的，但当时不仅光是他那位同僚，連全体貴族都在毫不留情地坚持着相反的政策，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騎牆的态度。就由于他这种首鼠两端的態度，因而，既沒有逃得过人民的仇恨，却也沒有取得貴族的欢心，貴族們認为他是个軟弱的、唯众取寵的执政官，平民們又認定他是假仁假义，很快就显出来，他和阿庇烏司同样为人痛恨。

执政官之間，为了究竟該誰去奉獻麦丘利的神庙[⊖]，發生了爭执。元老院把这个問題提交人民討論，且頒令說：由人民选出来主持奉獻式的人还得監督粮食市場，組織商会，并在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面前奉行祀典。人民把奉獻神庙的职务指派給了一个軍团中的第一百夫长馬古司·萊托留司[⊗]，这种推选显然不是想給这个人来一个越級升擢，享受一下分外的榮譽，不过是借此挫辱一下执政官而已。总之，两位执政官之一憤怒到了極点，元老院也是如此，但平民的勇气却提高起来，开始采取一种与先前大不相同的手段。因为他們看到要指望执政官和元老院来給他們一些帮助，已經完全不可能，他們就着手自己来解决它；当他們随便什么时候看到有一个債戶带上法庭时，就从四面八方冲到那边去，大嚷大叫，使得执政官的判決都無法听见，这种判決宣布时，也沒一个人听从。他們甚至还动起武来，使一

⊖ 麦邱利：羅馬人所崇祀的商業的保护神，每年五月十五日，为祭祀他的特別节日。

⊗ 第一百夫长(Primus pilus prior)：羅馬每个軍团有六十个百夫长，为全軍最重要的下級干部，由軍中保民官就軍士中依据資历才干遴选后推荐給执政官任命之。全軍团第一营第一連的第一个百夫长，称做第一百夫长，尤为全軍团最重要的骨干，負責保管軍团視作聖物的鷹帜，領導全軍前进。

切威胁人身自由的恐怖和危险，原本落在债户身上的，都移到了债主身上，这些债主就在执政官面前吃到了粗暴的苦头。

在这些事情之外，一次对西班牙人的战争，也正湊在这时候，愈来愈威胁着大家。征兵令下了，但没一个人报名。阿庇乌司愤怒之极，痛斥他的同僚阿谀人民，骂他是国家的叛徒，因为债户带到他的面前时他都不肯判罪，连元老院下征兵令后，他也拒绝征集部队。他更进一步说：国家大事绝不会就此抛弃不理，执政官的大权也不会轻易弃置，即令是赤手空拳，他也得把他自己的尊严和元老院的尊严维护到底。

当那些每天噪聒着的群众包围着他，愈来愈放肆时，他命令将骚动中最活跃的一个领袖逮捕起来，当那个人被校尉们拖走时，便向人民作了上诉。人民会给他什么样的判决自然毫无疑问，克劳底乌司本已抱定决心和人民的仇恨对抗一下的，原不想答应他上诉，人民的喧嚷也没能使他屈服，但元老院的谨慎和权力，终于费了极大的周折，压倒了他的倔强。从那时起，骚动一天天严重起来，不仅表现在公开的喧腾上，更危险的是：还在结合着秘密的组织 and 聚会。

终于，受尽人民厌恶的执政官任满离职了——塞维留司被两个阶层同样地恨着，阿庇乌司却得到贵族异样的欢心。

于是，奥卢司·浮琴纽司和梯度司·维都休司上了任。当平民都还在揣测他们的新执政官究属怎么样的人物时，竭力避免在市政厅广场集会，以免一旦遭到威胁时，会在匆忙中采取鲁莽的对策，把他们的全部事业都弄糟了。他们开始改在晚上集会，有些人在厄斯奎林山，又有些在阿汶江山，执政官认为这种情况中间潜伏着危险的因素（事情真

也是如此)，便向元老院作了正式的報告。但因為元老們在傾聽這報告時充滿了激動和喧嚷，要想對這報告作任何有秩序的討論都變得不可能。使他們憤慨的是：執政官不頒布自己有权頒布的法令，却想把頒行這些法令時能引來的仇恨，推到他們身上去。他們說：的確，如果國家真還有官吏存在的話，在正式的議會之外，就不准有別的集會，現在國家已經分裂成上千個元老院和議會了，否則還能有些會議在厄斯奈林山開，有些會議在阿汶汀山開嗎？老實說：只要有一個像克勞底烏司那樣的人——他比執政官強多了——就能一舉手把那些暴徒們驅散的。當執政官受了這一頓叱責，請求他們指示應該做些什麼，他們準備以全付精力和決心去實行元老院的意願時，一條法令通過了，決定盡速征召軍隊，愈嚴厲愈好，平民正是因為有懶可偷，才漸趨放縱的。

辭退了元老院之後，執政官們升了公座，傳呼那些理應应征兵役的人的名字，但沒一個人聽到傳呼名字時出來答應。平民們就像一個正式的會議那樣環立在四周，宣稱說：平民們再也不受欺騙了，除非先實現了以國家名義所作的諾言，執政官休想招到一兵一卒。在武器放到他們手里去以前，先須給每個人恢復了他的自由，這樣，他們才是為他們的國家和同胞而不是為那些暴虐的老爺們作戰的。執政官們很知道元老院給他們的指示，但他們同樣也很知道那些在元老院的圍牆中鼓勇侃侃而談的人，沒一個在這裡分擔他們所受到的痛恨。跟平民們的一場劇烈的衝突，看來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在沒有趨於極端之前，他們決定還是再去跟元老院商量一下再說。這時候，所有年紀較輕的元老，都從座位上沖過來，把執政官的椅子團團圍住，命令他們辭掉傳

們的职位，把他們沒有勇氣行使的权力放下来。

那两位执政官，一方面对約束平民用尽了各种方法，另一方面劝告元老院勿为太甚，也已說得舌弊唇焦，最后說：“元老們，免得你們会抱怨說事先沒受到警告，我們告訴你們，一場極严重的暴动就在目前了。我們要求在我們执行征兵任务时，那些大声申斥我們胆怯的人会支持我們。你們既然执意要这样，我們就按照着最走極端的人的意旨去做。”他們回到公座时便故意指名傳呼一个正在眼前的人，当那个人默然站着时，一批人圍繞着他，以免他被拘捕起来。执政官派了一个校尉过去，但他却被人推开了。跟执政官在一起的那些元老們喧嚷着說：这是一种無法無天的侮辱。都从公堂上冲下来帮那校尉。群众到不曾难为那校尉，只不讓他捕人就算了，他們的仇視都从他身上移到元老們身上去。這場冲突最后由于执政官的干涉才得停息，尽管沒擲一塊石头，沒用一件武器，不曾發生什么毆辱的事，但还是吵嚷了一大頓才告結束的。

元老會議匆忙地召集了，草草地开了会，它的議程进行得更乱。那些吃了苦头的人要求查究，所有更为激烈的人，除了用寻常的方法表决以外，还加上一番叫嚷和怒吼来支持这个建議。到最后，激动終于平息时，执政官們責怪他們，說他們在元老院的人竟也跟在市政厅廣場的那些人一样的不能平心靜气，从长計議。討論这才能按秩序进行。三种不同的政策提了出来：布勃留司·浮琴紐司以为不必把这个問題全面地提出来[⊖]，他以为光只要考虑那些因有执政官布勃留司·塞維留司的諾言，才在伏尔西、奧倫契、薩班

[⊖] Ev. 本誤作布勃留司·瓦雷盧司，与下文自相矛盾，今依 Loeb 本改正。

諸戰役中服役過的人的問題就是了。梯度司·賴契烏司認為現在已非單只酬報服過兵役的人的時候了，全體平民都壓在重重的債務下面，非有一道普遍寬減的法令不能解除此難；任何想把各個階級分別開來待遇的企圖，只會更挑動新的紛爭而不會把它緩和下來。阿庇烏司·克勞底烏司生性本就很乖戾，一則由於對平民的痛恨，再則由於元老院對他的頌揚，把他激得好像發狂起來。他肯定說：這些作亂犯上的凶徒，決不是窮困的結果，而是恣縱的結果，煽動着平民的是放肆而不是悲憤。這正是有了上訴權才引出來的是非，因為只要那些不法之徒有一天可以向他們的狐群狗黨上訴，執政官們便一天只能在口頭上吓吓他們，沒有權力真正把他們的恐吓付之實行。他說：“來吧，讓我們推出一個獨裁官來，不准誰對他的命令上訴，這種把一切都弄得烏煙瘴氣的瘋狂，自然會熄滅下去的。讓我看看，在他們知道了不僅他們的脊梁、就連他們的性命都握在被他們觸犯了尊嚴的人手中時，還有誰會打校尉吧！”

在許多人看起來，阿庇烏司所發泄的這種情緒未免太殘忍惡毒了，它們真也是如此的。另一方面，浮琴紐司和賴契烏司的建議又會開一個危險的先例，特別是賴契烏司的建議，因為它差不多將一切債務都撤銷了。浮琴紐司的建議恰在其他兩個建議中間，被認為是最溫和的。但阿庇烏司一則靠着他那一黨的力量，二則還因為各人都有一番有關私利的打算（這本來一向就是妨礙着國家大事的，今後還是如此），竟得到了勝利。他自己幾乎就當選了獨裁官，如果真的如此，這個任命便比什么都更使民心渙散了，特別正在這伏爾西人、愛奎依人和薩班人結伙稱兵萬分緊急的時候。因而，執政官和年齡較大的貴族們便都小心謹慎地設法

使这个握有炙手可热的大权的职位，由一个性情比较温和的人来担任。他们推派华来苏司的儿子孟紐司·瓦雷慮司担任了独裁官。虽然平民们知道独裁官正是推出来对付他们的，但是因为根据在他那位兄弟手中通过的法律[⊖]，他们都仍旧持有上诉权，便绝不怕同是这个家族出身的人，会对他们有什么暴虐或专横的行为。这位独裁官又颁布了一道法令，和塞維留司所颁布的很相像，更使他们以为自己想得没错，过去塞維留司的那法令虽未見諸实施，但他们都认为对这里这位独裁官的为人和权力可以更加信任，因而停止了一切反抗，报上他们的名字应征。十个军团组成了，这是一支以前从未有过的大军，每个执政官各分领三个军团，独裁官率领四个。……

〔罗马军队分别击败了爱奎因人、伏尔西人和萨班人。〕

当这三场战争都胜利结束时，国内时势发展的趋向却仍旧是使贵族和平民双方感到焦虑的根源。放债的人们竟有那么大的势力，并且采用了那么巧妙的预防方法，使得平民们、甚至独裁官本人都一筹莫展。在执政官維都休司回来之后，瓦雷慮司就当做元老院第一要事似的提出了怎样处置那些得胜回来的兵士的问题，动议对如何处置债户作出一个决定来。他的动议遭到了否决。因此，他说：“你们不肯借此让我做一个和事息争的人，因而不久你们就会希望罗马的平民还是有我这样一个为之赞助策划的人为妙

⊖ 指孟紐司·瓦雷慮司之兄布勃留司·瓦雷慮司。他曾在公元前五〇九年担任罗马的第一任执政官。提出法案规定公民不服官吏判决可以向民众会上诉，并规定以后敢有覬覦王位者即以国家公敌视之。此法案虽亦称作 *Lex Valeria* 或 *Lex Vateria-Holatia*，但与前注 449 B. C. 的那个并非一物(300 B. C. 又有一个瓦雷慮司法案，也是有关公民的上诉权问题的)。

的。就我而言，我是再也不想把渺無希望的諾言來鼓勵我的同胞了，我也不願再當這個名不副實的獨裁官。內部的糾紛和外來的戰爭使共和國不得不設立這個官職，現在對外已經實現和平，但在內部却遭到了障礙。我寧可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間做一個在野的公民，不想再當這個獨裁官。”這對平民來說，原因是很显然的，他正是不平於他們所受的待遇才憤而辭職的。他的諾言之所以未能實現，不能算是他的過失，他們都認為他是实实在在遵守了他的諾言的。在他回家去的路上，他們跟隨着他，贊不絕口。

元老們現在開始害怕起來，深恐軍隊一解散，秘密的集會和謀亂又重新出現。雖然真正征兵的是獨裁官，但兵士們却都是向執政官宣誓服從的，元老院認為他們都還在自己的誓言約束之中，便借口愛奎依人又發動了戰爭，下令把這些軍隊都調出城去。這一下可把革命真的激了起來。據說：最初他們計算先把執政官弄死，這樣，就可以脫出他們的誓約了。後來知道了任何宗教約束決不能以犯罪消除時，他們在一個叫做西欽紐司的鼓動之下，又決定不理睬執政官們，徑自退到安宜阿河那一边離城三哩的聖山上去（雖然畢索認為他們是退到阿汶汀山去的，但這裡這種說法更為普通人相信[⊖]）。也沒什麼領袖，就在那邊一個正正式式築了壁壘的營寨中住了下來！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什麼都沒帶，在那邊安安靜靜過了幾天，他們既不觸犯人家，人家也不去觸犯他們。

⊖ 畢索：公元前一三三年的執政官，貴族頑固派最重要的領袖，反對該猶司·格拉古最力之人，曾著過一部自建城起至他本人時代為止的羅馬編年史，頗著名。貴族們因為他的固執，曾贈給他一個 Frugi（剛直，守正不阿）的稱號。

城里感到了極大的惊惶。因为大家彼此不信任，弄得互相猜疑不安。被他們的同伴留在城里的那些平民，害怕貴族下他們的毒手；貴族們也怕仍留在城里的平民，決不定到底是讓他們走好还是留下好。他們問：“那一大伙鬧分裂的人會一直就这样安靜下去嗎？如果恰逢其會的發生了一場對外戰爭該怎麼辦呢？”他們覺得：他們的一切希望全在公民之間的和睦合作上了，必須不惜一切來恢復它。

因而元老院決定把一個口才敏捷的人，叫做孟能紐司·阿格里巴的派去做他們的說客，因為他本人也是平民出身，容易為他們接受。他被接進了營寨。據說：他只是用極朴素平易的方式，簡單地告訴了他們下述的寓言：“在過去的某一個時期，人身體上的各部分還不像現在那樣彼此和協，只各顧各的干着自己的一套，說着自己的一套；所有各部分看到自己用盡心血、勞力和工夫，得來的東西都跑進了肚子，而肚子却在他們之中，泰然自若的只管安享他們替它預備下的東西，無所事事，便都忿然起來，便商量好一個對付它的辦法。手不再拿食物到嘴邊去，就拿上去，嘴也不接受，牙齒也不去嚼它。當他們正憤恨萬分，急于想以飢餓來困倒肚子時，它們自己却都累壞了，全身都虛弱得陷于絕境。這才弄明白：肚子不是無功受祿的，它所接受的滋養也不比它輸送出來還到全身各部分去的那些血液為多，這正是消化了食物才轉化出來，平均的分配到血管中去的，我們憑仗了它才得到生命和健康。”用了這種比喻，說明平民對貴族的仇視正像身體里面各部分的沖突，他終於說服了他的聽眾。

于是他們開始商量和解，達成了一個協議，條件是：平民應有他們自己的官員，這些官員的身體不得侵犯，他們有

权力为保护平民而对抗执政官；而且不准任何贵族充任这个官职。该犹司·李欽紐司和卢契烏司·阿尔頻弩司两人被选出来担任这种“平民保民官”，另外就由他们自己再选出三个同僚。一般人都承认那位煽动分裂的两欽弩司也是其中之一，但另外两位是谁却无法确定。又有些人说：圣山上只产生两位保民官，那“神监法”[Lex Sacrata]却是在那边通过的[⊖]。

三 “十二表法”制订经过

选自李維“羅馬史”，第三卷，第九——三二諸节。譯時曾略加刪节。从五世紀下半叶起，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就从創立自己专有的組織和选举自己的长官进一步轉到涉及下層平民經濟性質的問題上去，如積欠問題、公有地占用問題等，性質都与往日完全不同，說明羅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已經轉入了一个新阶段，日益变成为公共利益和物質問題而斗争的了。在这一段時間的斗争中，平民得到的最大成就，無疑是十二表法。傳說：平民們为了爭取這部成文法，曾經作過極激烈的斗争，从李維的記載中便可窺知一二。据说这件事情發生在公元前四五一年，那时他們剛战胜他們的邻居部落伏尔西人回國。

……国家内部的情况又回复到它們的本来面目，战争的成功馬上便引起了城里的紛爭。该犹司·德倫几留司·哈尔撒是这年的一个人民保民官，認為执政官的外出正是給保民官一个煽动的好机会，他便化上好几天工夫向人民控訴贵族的驕橫气焰。他特別非难的是执政官的权力，以为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这是一件荒謬和不可忍耐的事。

[⊖] 保民官設立之初，平民与贵族曾向主持陰司之神設誓，凡此后致伤害保民官者，听神降罰其妻子兒女。此法后世称为神监法(Lex Sacrata)。

名义上这种权力虽然不像过去国王的那样令人厭恨，事实上它只有比国王的更加橫暴、更加欺压人。他說：因为他們現在有了两个权力漫無拘束、漫無限制的暴君以代替过去的一个了。既沒有什么可以抑制他們的凶橫，他們便可以把所有法律的威吓与惩罚来摆布平民了。为了一劳永逸地禁絕这种漫無拘束的恣睢放縱，他說，他要提出一項法案，建議成立一个五人組成的委员会，拟訂各种法律来規定执政官的权力。任何高悬在人民头上的法律，都得是他們自己給予执政官的，这些，而且只有这些，才是他可以引用的，絕不許他們把自己的放肆和任性当做法律。

当这个法案公布之后，元老們都害怕起来，深恐当执政官不在的当兒，被迫接受了这个法案。都城总管(Praefectus urbi)奎因都司·法庇烏司召集了元老會議[⊖]，他对提出来的这个法案和它的建議者作了那么猛烈的攻击，即令两位执政官亲自在場威胁着那位保民官的性命，也不会比他的恐吓和威胁更厉害一些了。他控訴德倫几留司策謀陰謀，想抓住一个有利的时机来毁灭国家。他繼續說：“如果神灵是在去年給我們这么一位保民官的，正当在瘟疫和战争中間，就更加可以讓他無法無天了。两个执政官一死，国家又处在瘟疫盛行之际，他正可以趁着普遍的混乱使法律通过，把国家执政官的权力剝夺掉，甚至还可以把伏尔西人和爱奎依人都引进来攻打国家也說不定。事实上执政官的权力对他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执政官对任何公民犯了不論什么凶橫暴戾的过失，他不是都可以控告他們，把他們提到那些法官面前去受审嗎？即令那些法官中間就有那受他們欺凌的

[⊖] 都城总管：王政时代，国王外出时往往指定一人代其处理內政，称“都城总管”。共和初年亦有时設置，以代表执政官，其后廢除，凱德时始复置。

人在內，也不是可以嗎？因而他的行為，決不是想引起人民痛惡執政官的權力，相反的却要引得人民對保民官的權力嗔恨和厭惡起來。特別是在它〔保民官的權力〕已經跟元老院和諧合作了那麼久之後，他却要重把它帶回到原先惹事生非的老路上去。”但對德倫几留司，他是不想勸阻他已經開始的工作的，“至於你們，別的保民官們，我們要求你們反省一下，你們的權力一開始授給你們時，是要你們幫助各個公民的，不是叫你們把大家都毀掉的，你們是被選做平民的保民官，不是做元老們的死敵的。對我們說，這固然是一番口舌，對你們來說，你們趁國家沒人在領導的時候這樣攻擊它，也將成為惹人痛恨的根源。如果你們和你們的同僚協商一下，把所有的一切都擱置到執政官回來了再說，那不但會損害你們的權力，相反的，卻可以把人家對你們的厭惡減少一些。自從去年的瘟疫害死了我們的執政官之後，就連愛奎依人和伏爾西人也沒有強迫我們作一次殘酷無情的戰爭過呢。”

保民官們終於和德倫几留司達成了諒解，這法案名義上是延擱一下，但事實上是放棄了，執政官也馬上被召了回來。……

〔但平民和保民官們制訂法律的要求並沒就此放棄，此後兩年中，問題愈鬧愈擴大起來，公元前四〇六年，一部分政治流放者和奴隸趁混亂占領了衛城和奉祀周彼得大神的喀必多廟，使羅馬的元老們驚惶萬分。〕

一場新的災禍又在离家不遠發生了。政治亡命者和一批奴隸，總數約二千五百人，在薩班人阿庇烏司·海東紐司的領導之下，乘夜占領了喀必多廟和衛城，凡是拒絕跟這批叛徒合作的人都立刻遇害；別的那些人也在混亂不堪之中

万分惊惶地冲下山到市政厅广场来。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叫声：“武装起来！”“敌人在城里了！”执政官们惊惶失措，不知究竟把平民武装了好还是让他们赤手空拳去好；也猜不透都城遭到的灾难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乱的到底是公民还是外敌，由于平民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呢，还是由于奴隶们的奸诈；他们企图把那骚动压制下来，但他们的努力反只使它增加了，平民在恐慌和迷惑之下是控制不住的。武器总算分发了，但也不是漫无限制的，只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勉强足以防备意外而已。那一夜余下来的时间，便都用在要害地点布置哨岗上面，既不知道敌人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数目，使他们一直焦急不安。

晨光终于揭露了敌人和他们的领袖。阿庇乌司·海东纽司在喀必多庙叫喊着奴隶们，号召他们争取自己的自由，说：他是为一切苦难的人斗争的，为的是替那些无辜被放逐的人恢复自由，替奴隶们移去压在颈上的沉重的枷锁。他原是希望在罗马人民的同意之下做这些事情的，但如果做不到，那他就要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伏尔西人和爱奎依人都引进来了。

元老们和执政官对事实的真相已比较明白了些，他们深恐在这种公开宣布的目的背后，还有维依人和萨班人的阴谋在内；萨班人和埃脱罗里人的军队会趁城内有那么大一支敌人时出现，而且和他们始终为敌的伏尔西人和爱奎依人也可能乘此直接冲到已有一部分被占领的城里来，不仅如往日那样光只蹂躏一下田野而已。他们的恐慌真是数不清、说不尽，但最可怕的是会引起一场奴隶起义，人人都担心他家里可能有一个敌人，这种敌人，不管信任他也好，不信任他也好，一样的危险非常，特别是忽然改变对他们的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信任，会刺激得他们做一个更坚定的敌人。这种威胁和迫人的危险，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平熄它，因而这时对保民官和平民倒再没人害怕了。这种灾祸似乎要轻微得多，而且它一向只是在别的灾祸略为缓和的时候才发作的，在目今这种外敌入侵的恐慌中，大家相信它已经减轻了。但它事实上却只有比所有其他灾祸更厉害，使这个正在倒运的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因为保民官们竟被那么狂热的情绪控制着，他们坚持说：这根本不是战争，不过是虚张声势地在喀必多斯布置一些战争的气象，想把人民的注意力从立法问题上移转过去而已。他们说：如果那些贵族的友好和被保护人一旦发现法律还是通过了，他们的装腔做势已完全破产时，就会比来的时候安静得多地退走的。于是，他们就号召人民放下武器来组成会议，通过法律。这时，保民官们的行动使执政官吓了一跳，比那黑夜中的敌人更使他们吃惊得多，立刻召集了元老院会议。

当武器被抛在一旁、人们都离开了岗位的消息向元老们报告了之后，布勃留司·瓦雷虑司把他的同僚留下来招呼元老们，以免走散，他自己急忙到会场上去见保民官们。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保民官们？你们要把国家轻易送给阿庇乌司·海东纽司去统治吗？难道这个人的大声疾呼，没煽动起一个奴隶，却那么顺利地把你煽动起来了么？难道你们认为敌人还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正该决定叫大家放下武器来讨论法律吗？”于是又转身向会议说：“公民们，如果你们真的既不关心国家，也一点不为自己担忧，总得对你们的神灵表示一些敬意吧？他们现在都被敌人俘去了。至圣无上的周彼得、天后朱诺和明纳伐^Θ，以及别的神和女神，都陷入了重围，一股奴隶部队把你们国家的保护神都抓

到他們手里去了。你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狀態嗎？一大批敵兵不僅在城里，而且在衛城里，俯臨着市政廳廣場、俯臨着元老院的會場，而同時，會議却仍舊在市政廳廣場舉行，元老們也仍舊在元老院的會場開會，到像我們仍在過着安定和平的生活似的，一位元老正在向元老院發言，而公民們也正在市政廣場進行投票，這難道是正常的嗎？每一個人，不問貴族、平民，不問保民官、執政官，不問神靈、凡人，難道更應當的不是拿起武器跑到喀必多廂去，替至聖無上的周彼得把他最聖潔的神廟，恢復自由和安寧嗎？國父羅馬勒司啊，請你把前次這些薩班人利用黃金行賄侵入這座衛城，你奪它回來時的精神，重新賞給你的子孫[⊖]，叫他們也走上你領着你的軍隊所經過的道路吧！請看：我這個執政官，願意第一個跟着你，跟着你的腳步，直到一個凡人跟隨神靈所能及的地方。”他結束他的談話時講的是：他已拿起武器，命令全體公民都武裝起來了，如果任何人企圖阻礙，他現在就不管執政官的職權界限在什麼地方，也不管保民官的權力，不管他們身體不可侵犯的法令，也不問是誰，不問什麼地方，喀必多廂也好，市政廳廣場也好，他定必當他一個國家公敵對付。保民官們如果不准人民拿起武器來對付阿庇烏司·海東紐司，最好還是命令他們拿着武器來

⊖ 朱諾與明納伐：均為羅馬女神，朱諾為周彼得之姊妹，又為其妻，羅馬人視之為女性的保護神；明納伐主管智慧、詩歌、科學、藝術、紡織，相當於希臘之雅典娜女神。朱諾、明納伐與周彼得為羅馬最重要的三位大神，同祀于喀必多廂中。

⊙ 羅馬勒司收復衛城事：相傳薩班人与羅馬人作戰時，曾賄買羅馬守將塔彼猶司的女兒塔彼亞指引一條通往山頂的秘密通道。塔彼亞指點后，薩班人反賣其突國通敵，將其殺死（喀必多山后之塔彼亞屋即由其得名），并襲取了喀必多山上的衛城，后由羅馬勒司力戰奪回。